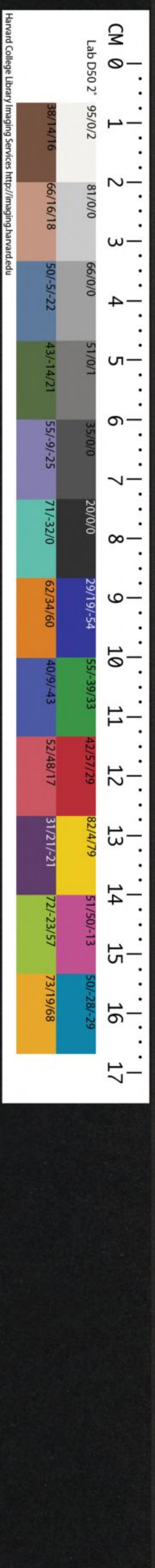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T 4664/4244A

5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五

治道

宋孝宗時。董遵應詔論官法三事兵糧二事。其大略謂官不能謀當名以致實。吏不能謀當名則其主在以名。名以致實。其法。曰大謀。則日當以實。其法。曰大謀。則日當以實。其法。曰大謀。則日當以

治道

宋孝宗時。葉適應詔論官法三事。七學二事。兵權二事。夾狀四事。其官法上曰。夫課群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實。實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謂尊主之經。失實名則其主輕。以此為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水。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莫大於禮樂興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治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為之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陟黜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長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見之効。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是之謂實。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雖傑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為。徒借其人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之重以行吾法耳。然而必養之儒館。必任之金谷。必居之諫諍。審讞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較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為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為侍從之官。其人既已周旋衆職。詳練世事。雖不必真能盡知。而皆習聞其大槩。名為蘊藉溫雅。沈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而上亦護養愛惜。不使有以少損其名。其人尚德而寡過。則所蒞之官亦不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通選而無疑。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吾法。而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色實之本意歟。後世號漢宣帝為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後後焉旦夕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為者耳。責群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覩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為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天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且彼任其所尚。各自以為能。器使群臣而行其誅賞。而豈悟其失哉。臣不佞。切言今世之故以為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職者未有長久任事使見功實効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輒以為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人臣之得為此也。非將曰。吾求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墮苟容虛文亡實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為實也。以為

課之以名耶。則今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臣。有侍從講讀之員。有諫官御史之選。爾然未見有卓然名於其間。曰某為某。某為某。借其人足以重其事。如祖宗之世者也。則必其不知名者而已矣。則必其名之為具位而無取者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為名也。天下望名數節而後得在此位而已矣。十四五年矣。而群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為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為實矣。而未知其所以為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課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俛然為之耶。俛然為之者百工而已耳。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授用。所責幸而驟取而厚託。昔已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也。況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為實而不喜其為名。又從而廢之。是以廉退者不在焉。貪鄙者不在焉。蘊藉溫雅沉厚老成以為庭器識自許者至於丞相之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群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上不免於自用。然則今之世舉群臣百官以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姦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尊而其國威者。以天下皆為己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不失乎。

官法中曰。冗官之說曰。古者民淳事簡。天下不勞而治。後世益薄。事日以繁。而天下難理。故設官有多寡之異。唐虞百官。夏商倍之。周倍夏商。後世之官無數。此其驗也。雖然。古事何必簡。今事

何必繁。天下之時一也。夫黃帝以前。鴻荒簡略者。非謂其果無事也。乃其已遠。無所考見。故不可得而知。自黃帝至於堯舜。當其時。聖人在上。天下衆務。數繁多。而聖賢以身任之。汲汲皇皇。以及於老死。而不敢倦。所條理天下之事。匹夫小民之私。無不究者。安在其必簡且淳耶。後世因上古之治而未嘗自為。聽其廢壞缺絕而不知為修補之。故。禮樂教化維持之具。疎漏脫略。不足以望上世之萬一。獨其文字期會為差多耳。夫因書籍記載之久。近多寡。而遞以煩簡議古今可乎。且其以有人民國家教法敕伐。是不可一日無事。而謂古事之獨簡也。何哉。豈非榮古而陋今。乃論者之通患歟。夫唐虞官百。蓋特設其大者耳。內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聯綱紀其上下者。已悉備矣。雖後世不能益也。唯其屬官貳事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後世乃稍稍增之。夏商雖不可見。而周之六官所以四倍於唐虞者。皆其屬也。夫禹周行天下以治九州之水。而稷契皐陶九官十二牧之任。豈其一人而僕僕焉自為御之乎。其勢非數百千人之屬共之不能給也。夫以郡縣等諸侯。以辟置視除授。三者既相直矣。而獨舉其大官。則唐虞之數。固不能特減於今世。此易見也。彼其天下萬國。君臣官吏之衆。勞當數倍於今世。而論者不知其本徒欲執百官之數以尊唐虞。病夏商。陋秦漢。豈不過歟。夫冗官之患。柯始也。推其所從始而得其受弊之原。從其原而治之。則其患息矣。以兩漢之官考之。丞相御史其後為二公及九卿。尚書二千石之任。其間自辟置者。不暇計也。而議郎郎中博士諫大夫太中光祿諸者合數千百員。皆與聞國家之謀議。約以今世之中都官不能什一也。郡守雖少於今。然今長倍多。而三

者。蕃夫。薄徵鄉亭。有吏皆食於上。此則今之所無也。舉選之路。凡數十條。其取人最博。而上書待詔。時召見問。此亦今之所不能也。而未嘗以冗官為患。蓋其漸始於魏晉而蔓延於唐。最甚於今日。唐自兵興。中外濫授。隨時增損。固宜其有冗也。故方其缺而不補也。則一人之除吏至於八百。方其多而不容也。則一日之汰去至於千四百人。此亦今之所無有也。然則冗官之患安在。夫計其大無以異於唐虞之簡。舉其少不能如兩漢之多。然而兩漢無冗官何也。今世之官誠冗矣。不可諱已。夫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不冗。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為武者。今不能為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郎將。郎中令校尉。昔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宦官專之矣。九卿三公所辟舉。授授曹掾。皆忠廉脩潔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起為公輔者。今吏胥專之矣。流品既分。趨舍異塗。是以其所選舉甚狹。而天下之官猥多。爭先於此而不能者乃其勢也。而何怪乎。且天子與大臣將有所大正於此。則捨其源而遏其流。是無益也。夫其事宏闊博大。非倉卒所能定。苟無決然改為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斷之。是無益也。臣嘗見今世號左右司郎為宰掾者。漢六百石掾今吏秩之輕者爾。左右司郎至尊貴。長吏司直不能違也。乃以掾屬之總名失實。何其甚歟。凡人習見前世稱謂。故亦有以今之尚書郎為昔之郎者。夫外吏刺史郡守乃得入為郎。其選至高。而乃欲以漢世郎吏為比乎。然則明帝之所謂上應列宿。不肯以畀館陶公主子者。近今主事令史之屬耳。周官宰士通於四海。王人雖微。在諸侯上。而今也吏之可乎。夫輕周漢之所重。隔絕太半。自為武臣

而執銳執鉞以前後人主者。不使天下士大夫皆得出此。而顧曰官冗當汰。然則官誠冗矣。

官法下曰。天下之患莫甚於縱。救患之術。不過於抑。抑久必縱。縱久復抑。二者相與盛衰。而天下不得治矣。蓋世之所謂剛毅無私。能為人主守法而天下通以為賢人君子者。不過曰。能抑天下而已。而其立法之際。多為艱難曲折。一事之微。得指以為疵。亦皆示其抑天下之意。而無廣大樂易之心。夫以能抑天下之臣。而行抑天下之法。使其得之者不以為愚。而失之者必以為怨。天下之亂常生於此。而或者則以為天下患無其人。以身任怨。而倖賜過寵。紛紜四出。坐視而不能禦。嗚呼。豈其未之思乎。豈以其術為出於此者乎。夫天下所以聽命於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之所在。非我則無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則沮天下之望。可廣而不可狹。狹則來天下之爭。望失爭生。而上之權益微。蓋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貧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盡衣食之歟。則力弗稱而無名。使其拒而弗之衣食歟。則柄失而勢衰。是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汲或負。或築或鋤。則其力之弗任者。雖飢且死。不敢食矣。噫。使彼而皆任歟。吾雖盡食之何傷。不然。則彼不以無功為羞。而吾以吝食為媿矣。昔之聖人未嘗吝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其初無有賢智愚不肖之分。而皆求得於我。高爵厚祿。雖騃然庸人當之。彼何所不顧。而聖人亦不較也。為之立其等秩。程其功能。從而告曰。至於是者。取而去之。使其盡至是。則雖盡與之可也。彼自知其不能至。則逡巡而退却耳。吾未嘗與一而棄一也。柰何操利天下之柄。而示其抑天下之意。且譽之所加。人誰不趨。怨之所集。人

誰不避。而雖使人人避譽而任怨。其於天下之治亂何益。不然抑於此者必縱於彼矣。縱於彼將復抑於此。然則是將與天下相攻之不暇。而安能使之靡然心服以為治哉。夫以能抑天下為善治者非一世也。非一人也。其所以抑之者非一事也。天下之不治皆此故也。臣不敢盡言。請以任子一事明之。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常設法以抑之曰。寬其補授而嚴其出仕。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其兄弟之子孫。於是又有欲任其學而得之。而不任其所任者。有欲任之而不使仕者。有增其年者。有削其數者。有使行自大臣始。而下不敢議者。蓋昔之言任子者。何其紛紛也。其思之得一說。其革之得一令。其說愈多。其令愈煩。然皆不過於抑之而已。天下固不可抑也。任子之法。百年以來凡幾變矣。以一人之力而抑天下之心。抑者不旋踵而縱者繼之矣。夫不可以不與。而猶示其抑之之意。因以喪其喜樂閒暇之心。雖國家之所與。本非以求恩德於天下。然其舉動之際。亦何獨若是之迫切哉。今夫山林草莽之士。操筆書紙。為腐熟無用之言。以應有司之格。若此者。非以為賢也。非以為材也。而天下皆以為當得。雖上亦以為當得也。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已不求於有司而自得之。若此者。亦非以為賢也。非以為材也。而天下皆以為不當得。雖其上亦以為不當得也。上之求人。豈有間哉。誠以堪其事耳。賢者堪之。能者堪之。山林草莽之人。公卿大夫之子孫何擇焉。使其堪之也。雖不嚴其出仕可也。雖任其兄弟之子孫可也。雖任其所任者可也。不增年可也。不削數可也。

不然限之以塗。抑之以法。而賢且能以堪吾事者。不盡出於此。是名有抑天下之患。而實無得賢能之利也。上何賴焉。故臣以為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與之之心。任之者皆賢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當得而無所歸怨。所與之人必少於舊。而上無立法更制之勞。下無守法任怨之患。若此。則何待而不為。凡今之政。若薦舉。若取士。若用人。動為疑礙以抑天下。使之拂鬱而不自遂。幸其得而去之。而尚何望其有功名長久之慮哉。嗚呼。臣又非特為薦舉之類也。凡天下之治出於抑者皆過矣。

士學上曰。儒者以迂闊見非於世。所從來遠矣。三代以前。無迂闊之論。蓋唐虞夏商之事雖不可復見。而臣以詩書考之。知其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闊大迂遠之意。而非一人之所自能者。是故。天下亦莫得而名也。及至周衰。諸侯務求近效。以為先王之道回復而難至。乃始旁徑捷出。以便其日前。而利欲富貴在於骨肉親戚之間者。不憚為險詐之行以攘奪之。先者既以此得。後來日以益甚。其四鄰國家卿士臣僕。傷潰蹙狹至於其身而不能止。於是四夷交侵內外並爭。故時斥大之。宇內背叛削小。而卉衣被髮之人。入居中國之地。當是之時。孔子以匹夫之賤起而憂之。其規營謀慮。無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義。無一時之利。而為萬世之計。衛靈公問陳。對曰俎豆。齊景公問政。對曰君臣父子。或者疑兵食不可去。則曰自古皆有死。其問答議論。凡皆若此。無一可施用於當世者。堯舜文武之遺文。既不復試矣。乃更區區修補其廢墜。而又奔走天下之諸侯以庶幾行其必不見信之言。當時之人。莫能測其意。相與

共笑侮之。甚者出力而困扼之。欲致之死地。雖其門人弟子。亦有以為迂者。其後孟軻當六國患秦之日。又自相殘暴。其君臣尤為卑陋。計功於俘馘之內。而問計於間諜之中。然孟軻告之一則仁義。二則仁義。夫所謂仁義者。齊梁之人莫能識。而況於行之乎。務以翼贊孔氏之意。而操必不可從之說。夫孔子孟軻所謂迂闊之最大。而後世所以有迂闊之論者。自孔孟始也。嗚呼。天下自周之衰而極於亡秦之亂。天地幾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為目前便利之計。月不圖歲。朝不計夕。自以為是。而後來者。無所則仰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乃得永存以至於今世。而猶有望於無窮者。此非孔孟迂闊之力歟。噫。後世之儒者。徒得其書而讀之。執其所為言以自信而已。尚安能真知迂闊之意。若董仲舒劉向楊雄韓愈之徒。此其於孔氏之門人弟子未能什一也。而世遂以其迂闊而駭之。誠使孔孟復出。親見其人。與之考論其政事。而接聞其言語。其不將有大駭者耶。柰何徒尊其道而棄其人乎。夫所謂迂闊者。言利則必曰與民。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而薄書獄訟不如禮樂。臺省府寺不如學校。其措於事。誠若漫然而不足効者。雖然。疑其迂者。自為行必疾。議其闊者。自為塗必隘。左侵右逼。將無地以自容而不知也。是不能為迂闊而已。國家以文治二百年矣。孔子孟軻之學無所不講。儒雅高論之士無所不用。六經之道。庶幾其可行之也。其過於漢唐遠矣。而迂闊之譏。猶不絕於世。君以此誚其臣。臣以此病其君。上下相奏。而治功不立。何哉。豈非狃於卑近而不能盡去歟。抑其臣學為迂闊而實狹且陋歟。將迂闊之臣不足

以勝衆侯陋之臣而然歟。故臣之所甚惠者。上以迂闊詔其下。而下亦苟諱其迂闊之名。自貶而求容於世。其小者學通世務。則錢穀刑獄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紛亂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復行者勉強牽合。以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敗事。而臣以為必得真迂闊者而用之。天下其庶幾乎。

士學下曰。天下之物。養之者必取之。養其山者必材。養其澤者必漁。其養之者備。則其所取者多。其養之者久。則其得之也精。夫其所以養之者。固其所以為取也。古者將欲取士而用之。則必先養之。故族黨州鄉皆為之學。在諸侯者達于國學。在天子者達于大學。其在諸侯之學者必達於天子之學。性有仁義聖智之本。行有中和孝友之實。教有歌舞進退之容。誦有詩書禮樂之文。其為術也備而久。故其取之也必得。其儁異之甚者。夫非必待之以卿相。而養之既若此矣。其後世衰不復取士。而養士之術壞。至於兩漢有急士之心。不暇於養而遽取之。多為之科目以待其求者。其所選按有不暫而為卿相。於是天下之士始去本忘實。爭為其名以應之。雖其所以得之者猶有所取之。而視三代則已陋矣。後世習見其事。始以不養而取者為士之常。故人材衰薄。乃不足以庶幾於兩漢。嗟夫。豈三代之士獨賢哉。然猶未至如今之世既養而不取。雖取而不養。而其養之也常於其所不養。事具而其法不舉。兩異而莫適為用。此亦執事大臣因循之過也。今三歲詔舉進士。州以名聞者數千萬人。禮部奏之。而天子親為之發策於庭。尚為州縣吏者數百人。而與大政當國論者取焉。侍從人主之左右者取焉。有不暫而遂至者焉。然其在高等者

天下多以其詞藝為不當得。而況於其人惷騃浮躁鄉里之無行者。巍然躐處於其上。朝廷既已取之。雖知其不可。而亦不敢較。則取而不養。此天下之所共知而莫能章者也。今州縣自嶺海莫不有學。宮室餼廩。書籍器用。無所不具。來學者誦讀之聲。歲時不息。州必有師而教之。其禮甚優。其職甚專。而又月第其進否。時定其去留。不知三代之學。亦何以異此。然不無取士之法。無考察之意。學官與諸生汎汎焉不相知名。無教無勸。幸其歲滿。則掉臂而去。既去。若素所不至者。蓋一官司耳。嗚呼。四五十年矣。則養而不取。此亦方今之所未知也。能勿為之計乎。夫科舉之患極矣。何者。昔日專用詞賦。摘裂破碎。口耳之學而無得於心。此不足以知經耳。使其知之。則超然有異於衆而可用。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彫琢刻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於詞賦。南方之薄者工巧而先造。少北之樸士。屈意而顛學。衆說潰亂。茫然而莫得其要。人文乖繆。大義不明。無甚於此。而知者曾不察歟。噫。其過在於不養耳。昔之養士。誠難為也。州縣無學。無師。無餼廩器用。其創之也勞。今皆具矣。加之以法度。則一日而定矣。法度不立。而學為無用。凡今之士。惟其稚而未成。貧而無食者。乃肯入學。惟其昏眊不才。貪鄙而無節行者。乃皆聚於學。惟其有罪而不受罰者。乃求藉於學。故凡茂異秀傑之士。以不至於學為高。其有在者。則必共指以為無恥。而皆以為謗。故其養之常於其所不取。而取之常於其所不得養。然則今之學校。乃為棄材之地乎。噫。三代之王。獨何以取天下之士而使之皆由於學哉。夫折

今之取士而入學可也。因今之學而後取士亦可也。旦三歲所
官數百人。而天下之士常不遇之歎。何者。其一日而至者。不
足以壓服天下也。忠信孝悌必備於家。必聞於鄉村。智識賢能
必見於事。必推於友。舉其茂異秀傑者畢至而務養其心。以稍
息其多言。然後少變今之意。而足以取之。則先王之道庶乎可
復矣。夫禮義廉耻。惟上所厲。故士得以自重。今天下囂囂然養
之而不以道。而上不免有嫚士厭儒之心。譬猶父母不素教子。
一旦以其不肖而欲盡棄其所愛。不可之大者也。

兵權上曰。非詐不為兵。蓋自孫武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非武之
書不好焉。用兵以詐。古之聖智或不能免。自管仲咎犯先軫其
人已不純於義務為爭利必勝之術。春秋之世日有侵伐之事。
國各講求其意以備之而秦楚橫行於天下。大抵無義兵矣。然
則非武之獨為詐也。而謂之自武始何也。曰。管仲咎犯之自多也。
其君救霸強。本出於兵。然獨變先王之兵法而自為法耳。蓋其
意常先治國家。惇禮信。厚集人心。而親附諸侯。至於決戰濟師
而後益之以詐。不專以詐自多也。故古之於兵也。止言其法。部
曲行伍。坐作進退。繁簡曲直。紀律號令。皆法也。能盡此以為不
可敗。則敵至而智見矣。故法可傳而智不可傳。至於孫武始棄
法而言智。其著兵之情。奇正分合。豫應天下之變。百出而不窮。
以詐自名於世。而曰兵者詭道也。管仲咎犯之所略用而
求詳。陰取而諱稱者。武盡載之。而後世之好為詐者。思欲出武
之外。亦終不可得。然則武真譎詐之雄者也。國之有兵也。能擇
將而授之。而它不與也。夫武之兵書。人主不得而用之。其將自
用之可也。闔閭之時。連歲謀楚。嘗一入其國都。卒無一人之獲。

暴師不返。而夫槩王先歸自立。闔閭與越為仇。故武著書亦言越人之不足畏。然吳既去楚。勾踐來伐。敗于檇李。闔閭以戰死。武皆在其中。夫差二十年之間。卒亡其國。不知武猶為用耶。將廢而死耶。將王孫雒之流皆受教於武耶。計武著書及用事之時。亂楚興越。亡吳。而侵壞中國。然則武術之無救於國家亦可見矣。然則雖為將亦不可用也。而後世之兵悉祖其故智。於其言有所不能通者。皆深思遠慮。務出無端涯之見以求合之。且前乎武者。非無人言兵。其法猶可考。不必黃帝舜禹周官之司馬法也。曰。是純仁義者而非兵。若管仲咎犯儻庶幾乎。曰。是猶有仁義也。亦不足以為兵。而為兵者。必詐而後勝。故無出於武之書。噫。其人心之不仁耶。不然。何其遺棄衆說而好之篤。而敬之深耶。韓信號善用兵。自言其法出於武。曹公無敵於天下。猶師武術。自為之傳。唐太宗李靖近世君臣之言兵者。無出其上。其所問對。亦止於武之意。而天下好奇之士。奮筆墨以傳。益武之說。而為書者數十百家。而號孫子為談兵之祖。其氣焰興起於百世之下。若將與聖賢並稱者。噫。人心之不仁。至此極耶。豈數千年之獨不幸耶。今之所患者。以天下之大。甲兵之強。謀臣智士之衆。而所嗜好訓學者不出於武。自為一將之術耳。然且講之而不得其要。求之而不中其情。而今世之良策真智。因以廢放而不舉。夫選天下之士。教之於學。試之於庭。使之讀誦以為文義者。乃無先於孫子。彼固無所見於此也。使有所見。猶無益也。而徒以不仁之心上下相授。授天下以不仁之心。患之大者也。臣嘗論之。今天下或不免於用大兵。用大兵者。以今之勢。虜有百戰百敗之道。吾有百戰百勝之術。夫百戰而百勝者。不

戰而可以勝也。百戰而百敗者。未戰而先自屈者也。敎人以求勝。古人之所不免也。不待敎人而後勝。今日可見之效也。然其法皆不載於武之書。今將因武之書以通之。而後用今之兵乎。則是捨百戰百勝之術。遺虜以其具。而自爲是勝負相搏不可必知之形。計之失者也。臣非無見於此。而強效世之迂闊者以黜武也。蓋其精者不得而言。言其粗乎。則與迂闊者何異。雖然。臣請終言孫武之不可用。夫戰國相吞。無義無名。而志在必勝。故武之術出於名義之所棄。爲此下策。而其所謀者。行陣之淺畫。地形曲折。軍勢翕張。特俄頃之智。使將帥自爲之。猶或不廢。而國論則何爲焉。今之談兵者。紛然皆至於上。臣不知其說也。夫今之所爲戰者。戰虜乎。戰吾國乎。自淮以北。豈非吾土地乎。其來鬬者。將非吾民乎。抑盡虜乎。然則流涕以對之。猶不足。而孫武之智。尚忍言之。嗚呼。豈未有思及此者也。

兵權下曰。言之實者。無奇而厭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爲尤奇。人主慨然欲聞天下之言。則其言得以入。而言兵者入之爲必深。奇言漫衍於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爲常。是以下未知兵。而習爲多敎人之術。上未用兵。而先有輕敎人之心。嗚呼。孰能知其爲天下之大禍耶。平居無事。常言兵計。某衆可襲。某城可攻。某地最利。宜先取以制敵。敵有上中下。計當出於某。吾以何道應之。其將某爲良。可反間以疑之。可死士以刺之。某兵可亂。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某處葭葦蔽翳。林麓深阻。可用伏兵。某爲奇道。可用以出敵不意。或欲爲辯士說下。其腹心大臣。或使內潰。或使來降。或自請爲將。用其術以制勝。或乞乘傳招集豪傑。不費糧糗甲兵。自以義民殺虜。古陣法兵法。凡幾家。今不可

循用。宜悉損益何事。刀槊弓弩今未精者有幾。更為擊伐之技。或乞試上前。或請頒其法於諸將。或言時不可失。坐論無益。今當并進益取敵地以自為守。因事觀變。或言臣歲月浸晚。恨不及功名。乞一死敵。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故術猶在。今當何所用。雖始若少緩。終當有成。其言邊亭敵地。風沙蒼莽。雨雪凍饑。戰士哭聲。器械解弛。使人憂悲恐懼。至論讎恥憤激。瞋目按劒。或廣大其意。下城得地。所過牛酒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慰喜洋洋然。欲不計勝負存亡而為之。其或已在親要。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疎遠求進。嘗試上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來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為名。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論議。容止不動。聲音偉然。問答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

意氣敢決。而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凡此者。其意非真以為見於事也。以為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謀國也。非慮患也。中一時之欲而已者也。然而未必用者。有時而用矣。漢武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顧計天下之利害。舉而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將至此也。今天下之士好為奇言而言兵為尤奇者。十年於此矣。好惡之相形。權利之相誘。奇言盛而實言息矣。凡向之能為實者。今未有不轉而為奇者也。雖然。臣有憂於此。而亦切以為賀焉。何者。天下之能為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用者也。朝對暮論。

耳目煩矣聽聞熟矣庶幾其厭之乎庶幾其可以實言乎雖然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濬然不與衆味俱嗜味者不能食也其所以食之而不敢廢者畏其不食則飢而死而衆味可能救萬耳故夫有聞實言於今世如畏不食五穀之死者而後其言可得而聽也何謂實言今世或有以為兵端可畏易開難合厚賂請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乎顧其用如何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搖則兵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畏戰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視北方如南方則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闢而內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蓋稱其術雖大啓舊國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名者好游崖居者好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雖游可也緣而不墜雖緣可也故凡

今世為用兵之奇言者未有不犯是數患者之也犯是數患如游者之必溺緣者之必墜而曰吾不顧而自為也而可乎孫武吳起穰苴孫臏巧於用兵今雖無之不足憂其實言之不可亂者止於如此亮智於謀國今雖未有不足憂其實言之不可亂者止於如此夷狄外論一曰臣為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其首篇曰為國以義不名以權中國不得治夷狄義也中國為中國夷狄為夷狄名也二者為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相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權則不可以守不得其名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之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悍為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為容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允論戎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檛頡利郡縣諸戎始以

嚴尤為北。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上。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衰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盡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止有獯犹獫狁。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已化為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無取匈奴。秦人之一蕃。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柰何區區頓乃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又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強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擊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配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哉。良陳平蓋策士。而終灌之為丞相主國論者。奮挺大呼。望屋而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為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為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耳。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郡。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悅。首開兵端。志在誅剪。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

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稽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為笑於天下者。孟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為常。與之為一。而天下之人。恥於聞見。不知其為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真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為與大國義無兄弟。當棄捐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真。使不得逞。彼知大國為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州故地以為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不義。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為不義是以不用信義荅之。不知此其所以為中國者本。不以夷狄之無廢也。夫無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鬬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夷狄外論二曰。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蓋於此矣。和親則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或必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為和。而亦不與之為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褒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

和。尤為無名。夫以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畜而執事者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子孫不能報父兄之耻。反懼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歡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慶逐大臣。誅戮名將。盡黜異議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因又自言復讎為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請罷督帥。徽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復為和。俄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為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圍無事。又十餘年。虜即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穽。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為決。猶愈於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穽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吳吾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為。是獨何時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為一絕使罷略。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為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此非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愧竊嘆而不敢言者也。真知者不足信。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虜益疎略矣。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內治已足。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為保全邊民計耳。是不憚自處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用往事為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起暴強而據吾太半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為天祚盛極將亡。它人出而有以馴養契丹。使不敢桀驁。則立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和而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

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遼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為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十數歲之外者。偷日前之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以誚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為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故不必誼之智而後誚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為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故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明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慮本末。不量深淺。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為正義。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為。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夷狄外論三曰。羣臣雖不敢勸言兵事。知陛下意欲有所發久矣。復仇之義。四十年不舉。過已在前矣。一日之舉。難以嘗敵。非百全必勝。不可為也。今一日而驟舉之。與嘗敵而無異。此羣臣所以不敢言也。雖然。不敢言何益。豈若相與善謀乎。七年之前。始命使祈請於虜。當時舉朝以為非計。其後三年。又議進書事。虜嘗馳一介來請。前年我復遣使。虜亦未測吾意所在。此三者皆足以開隙於虜。然而虜終不敢自隙。以此策之。虜未動也。或者內有難。不暇與吾角。或者上下畏兵。苟欲無事。或者不肯先發

坐觀吾變。是皆不足為憂。然陛下昨必為是。何也。豈非以為兵惡無名。思所以致之乎。吾用兵之名。若雷霆。久蟄而不震。一日可用即用耳。何憂無名而必為是乎。臣以為過矣。夫苟惡其無名。則是未能知用兵之名。直論彼我強弱之勢耳。此其勝負未可知也。吾有必勝之名。又有必勝之實。而患不為其所必勝者。譬若尋常姑以力相搏而已。此則可畏也。臣聞古之善舉事者。必有先勝之形。使吾之國人曉然自知其所必勝。而敵不知。若此者勝。不然。敵見吾之所長。亦曉然自知其不可當。不必外示損弱。若此者亦勝。內則吾國未知其必勝。外則敵人不知我為必勝。若此者。謂之危兵。危兵難用。噫。今日之事。豈止拔一城。取一郡。戍敗其一將。數萬人乃為勝敵乎。以此為勝敵。兵聞禍結未有已也。桓溫謝安嘗再得中原。而無救於晉之衰。今日之兵不五合六并。使北方之勢皆在已。雖盡取河南。鼓行入京師。薦告宗廟。修奉陵寢。若東無齊。西無秦。北無趙魏。三面猶為虜守臣尚不知所終。而況止於拔一城。取一郡乎。往日之事是已。聚數十萬兵於境上。纔一破靈壁虹縣。遽謂一月三捷。既而偏師不利。又自謂敗撓。因以罷兵為和。輕計寡謀。不翅如兒戲。而謂今日之兵當復然乎。豈以多殺人為用兵乎。諸葛亮正用梁益。故決取秦隴。然猶使吳并攻。今天下中裂。四方皆可用事。臣不知其為計者。果何如也。雖然。此猶非臣之所必知。臣之所必知者。陛下用事之勢。夫用事之勢。必使輕利而易為。不使重困而難舉。何者。夫鷹隼乘風高入於雲漢。視翕烏所在而搏取之。駿馬日馳千里。過都越國。恍然若無所見。此其以一瞬利捷疾。故能勝物。若夫。爰居腹翻。非不大也。避風於魯

東門而不能去。驚牛載重。行才十數里。復遇天雨喘息躑躅而不能進。此皆困重之勢也。唐太宗取天下。滅隋狄。得輕利易為之勢。故兵不難動。動必有功。兵休事已。無復後患。而天下卒以平治。今日之事。實有困重難舉之勢。前日竇茗飲者數百人為曹。偶以抗官軍。此不過弓手十將之事。兵官足以制其命矣。而猶猾獷歲餘。聲入閩嶺。嚮罷斥兩帥。選擇使者。僅而獲之。若此者。其可以遇大敵乎。使如太宗彼此前後所向必應。而無後憂。其將能乎。祖宗以天下之衆。困於區區夏人之數州者。蓋以上下齟齬。首尾顧望。內外異同。困重而難舉也。今其勢復然。陛下亦自知之矣。雖然。變困重難舉之意。使有輕易為之風者。此其事不在兵。未在將。在朝廷大政。紀綱憲慶之際而已。噫。是又未可以一二言也。臣所謂先勝之形。蓋在此矣。

夷狄外論四曰。外可以攻。內可以守。全國也。外可以攻。內不可以守。亡國也。外不可以攻。內可以守。僅存之國也。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不足以守而為固守之勢。折強大以就弱小。臣不知其說也。何謂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今之淮南北是也。使吾欲得志於虜。非益進深入。盡吾境而與之守。立萬死百敗之地。以示其不可過之鋒。何足以應幾於有成。而況委棄垣牆視為荒闕無用之處。而無經營分畫之要。乃坐困內地。助虜自攻。中外抵掌。但以復得故地為言。是欲不出戶庭而遽策門外之事。若歟。何謂不足以守而為固守之勢。今之防江是也。上流有武昌之兵。下流有京口秣陵之兵。皆重兵也。淮無宿師。故恃三鎮為巨防。夫以孤江與敵為對。則三鎮不得不守。今淮南北尚不憂其有失而守江爭。善守者守四夷。今不

及矣。守其境可也。不守其境而守其室。兵甲不在邊而在堂。不知今日之所謂守者何名也。匹夫小人求衣食於千里之外。當樽俎匕筯之間。而能有遠思。今處門內之事。非必智者而後能也。如農夫之自耕其田耳。所以耘耨耒耜之日熟矣。然且輕重失宜。緩急失中。首尾顛錯而無據。其於天下之大計。臣固知其不及也。悲夫。昔孫氏以謀臣之多。將士之勁且精。平生百戰之勤。欲望淮南尺寸之地而不可得。今包兩道而有之。方千里十九郡。使之塵沙莽然。民物凋殘。城戍衰弱。雖建立官吏。而人有搖心不能自保。曾無長久自立之意。徒欲內守江左以為百世不傾之基。豈非與古人異謀哉。雖然。上則亦知淮之可重矣。其所以欲為而輕止者有二患。一則為嘗與虜約無置大兵。今且赫然增備益守。虜必來爭。或備守不足。則未能為益而先有所

喪。一則以為既分要害。畫守禦。必當付之其人。權有所在。則[illegible]以成它日藩鎮跋扈之事。而臣以為二患者。皆非今日之所當慮。且雖使淮上地如今日未置大兵。若有善吏守之。虜卒以數萬衆來攻之不能克。捨之不敢過也。豈有增備益守而先憂其敗者乎。夫守吾之要地。所以致虜之必爭。大事之機。蓋見於必爭之日。且虜能以虛言空約禁吾不敢守要地。又得吾重賂。不戰而勝。孰甚於此。善為國者。擇人而已。方欲有事。安能盡使權不分。如文欽諸葛誕固不可與。若羊祜杜預亦可乎。藥非烏喙無以療吾疾。而烏喙之毒亦能殺人。則善醫者制之而已。以其毒而并廢其藥。而吾之疾不可救矣。夫今之所謂繁盛雄富者。二浙七閩耳。皆區區吳越僻陋不足較之地。強弱成敗之所不在也。略淮而守江。守江以安閩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臣常患今

世之言國事者不見天下之勢而好為無益之謀蓋其形便曲折本非人主之所當盡知而徒以紛亂外則失委任將帥之意而內不能為廟堂一定之策嗚呼自隆興以來天下益多言矣

通又上法度總論

其一曰欲自為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為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偽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膠古於今絶今於古且使為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為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為其國苟為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為國非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簿書不終朝食而古人為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繼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為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為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

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為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綫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秦威明權。簿正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動情。令行禁止。後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用。爭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已。若將行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為國者。雖各係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短長。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衆矣。而難去。深遠而難言矣。觀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為。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其二曰。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為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禁紂之壞亂。廢禹湯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為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為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剖。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富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群下。而藏然使人各得自

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迭興迭滅。及其崛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為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鑊起。瘡痍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諦漢之失為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為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獨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定制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業為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人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心日柔。氣日惰。人扶日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其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況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為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窩鑷。就曰非矯唐末而懲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例怛寬平。粗存古人之意。而文具實亡。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

敝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讎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為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為疎。昔之細者今為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其三曰。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變改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為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為利。而考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為利。而關陞改官為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員郎致仕。即得蔭補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又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為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為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為一害。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為害。制舉所以求卓越多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於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為害。博學宏詞。昔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為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卻。而宏詞之法為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為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敝。通天下皆患

之。而役法為害。昔之律勅。綜理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為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為害國家本慮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而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反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為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為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吾心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為害。又因是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為害。行保甲則保甲為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為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為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為害矣。然而其賢者則以為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為不知其所終。而不知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立致也。

用人資格　何謂資格為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為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稱此人可

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為九卿。九卿為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為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攣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所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進天下士。而上下群攻之矣。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司馬光呂公著在哲宗時。謹守資格。此其人皆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為諱。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先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上下之序。彼其號為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以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為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官知縣而為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為察官。由察官而為卿監。由卿監而為侍從。由侍從而為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為郎。由郎而為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之

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檜之為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攷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深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夭閼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用人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既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之人。切惟人主之立法常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以其官。與之以天下士大夫。既別有序。黜陟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切。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缺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手措足。不待刑罰而自畏者。顧今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敵蒙之。塵望蠹折乃為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矣。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

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廢也。及其一旦之為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未嘗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為鼓舞群動之具。興奪進退以叙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吏胥之弊跡。旧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乘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何自成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敝耳。百王之常道。不容至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用人薦舉　何謂薦舉。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為善法矣。而今乃為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曰三考。曰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興。以賢能而興。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今朝廷歲興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興能者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興能者

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為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盖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為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舉人。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為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為。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合多而考。累而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等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為是卑身屈體以求之。而僕隸賤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一舉其材。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知為之。遂為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

用人任子　何謂貟郎致仕即得蔭補為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

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録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日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由常調久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然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為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為之耶。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勞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恩不稱也。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為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關遠而待之者多。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痛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特與人改官。上下相目以為異事。今至使其為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為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廢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歟。重之則其法立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禁。變所謂輕重一彼此不相應也。何謂一人仕世爵無窮為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疇祖宗。垂後裔也。今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為恩則濫。以為法則敝。以為義則悖。且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雜。爽昭雜厲。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未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所謂賢者何以勸焉。何謂今日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為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為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為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棄

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勿復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為朝廷之所貴。柰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今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為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器卓然可以為國家用。則於此乎官使之。而苛法煩例前衝後改。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人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為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黃策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賁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返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為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以為國家之所重者乎。何謂化天下之人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為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兎罝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為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貴。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其廉

隅之所底厲。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何謂解額一定為一害。百人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興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赴羅納。夫士之為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謂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千請。無所不為。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為一害。古人之取者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揚屋而猶不得自還者。因以為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為言。則安用此而遂為常法乎。夫士者。人材之本源。立國之命係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材之本源。戕賊斲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拔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咸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為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擢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趨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為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為倡亂動

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為相務使諸生為無廉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猶敝。遂為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為之法。使月書季攷。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何謂州縣之學無攷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攷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官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攷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顛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

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顛於學。豈非法度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為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為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之文憲庶不墜矣。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為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則宜有不可為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為。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壞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棄

可用此科舉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材。則制科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材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已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今科舉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材。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汎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

荅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哲宗以為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二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舉之。將何所為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甚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世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笑之具。今且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

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雖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久廢矣。紹聖之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為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材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將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為宏詞。是始以經

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已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材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攷其終。不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為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為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難去。而募役之法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為大患。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雇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為耆戶長雇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為耆戶長者。亦不顛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脚替歇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所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之役者。乃獨無法。何為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不過仇疾其官

戶。誅抉於詭產。其說有自宰執而與編戶齊役者矣。而詭產遍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戶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太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勇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為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為之而不可。而不使強委已而不願也。夫如是。則天下豈復以差役為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戶無問新故。亦皆可為之。而何至以督責官戶哉。且今世為民之意何其薄。而辦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為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真小爭。而無使至於大鬬。教民使不犯。首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為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鞭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者何也。

法令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為重。而勅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為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

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情。而欲強委之。二害也。人材因此浸以頹墮。掎摭利害。泥然雅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為弊。猶可言也。以人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省之前後批。亦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相習公為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為治。今世之大議論。豈一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為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主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足以知法之人。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見力不足以行法者。而果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法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為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非無其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法申嚴。以尊複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瞶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謹然顧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材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轇轕相縈。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強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亦因以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

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根固窟穴。權勢熏灼。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傚視。又其常情耳。故今號為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聽命憲法。多所不請。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雖然。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為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為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有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敝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輩已甄別品流。而其餘敝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並為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為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吏。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黷獄必大減少。吏曹清

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無至於今世之媮惰一利也。更迭為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敝。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缺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予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為疑玩。則下亦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設是官之意。其用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亦若是而已。未暇及於方岳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反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延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緣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之弛惰。人反以為寬大。上亦以為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為侵權。上亦以為生事。此其大繆戾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以義舉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刷州縣財賦。候司其餘羨。袞雜其逋欠。為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迫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農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即給僧道。

冤丁由子為職。而刑獄寃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為州縣者相與聚而嗤笑監司之所為。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之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縣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為付之事功者。固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塩則已受其剩利於榷務都場。而提舉司受其捐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煮。為之索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趂辦上供。而提刑司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為職。徒養資考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司之權。以清戶部之務。罷提舉司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患不得其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為例差循致之用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五